

太章正宗

三

文章正宗

三

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

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遼已事而已。今以黃金

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

里之外。網羅張乎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

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

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嫌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

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

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復賜融書。所以尉藉之甚備。

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

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

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器術。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

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癰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

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曰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各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
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七年春正月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二十二年九月

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

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二。

日有食之詔。六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詩云。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

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十二月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

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按景帝二

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

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誑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眞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處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云云

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
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
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着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

自陳願守所

志。詔云云。

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
并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一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
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
又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
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
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微。則
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
也。

報臧宮詔

本傳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
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楊
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
 單衣早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
 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
 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
 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
 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
 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予注儀禮云醢也珍
 所以潔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
口音訖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
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
 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
 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歎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
 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
 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年初起明堂辟

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

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

綬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

漢官儀曰三老五更

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

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風夜勤思。而智能不

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

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過于天。必不逆諫矣。

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今之動變。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

儻尙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

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年十月。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

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當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

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大史掌天文之官也

夫春者歲之始也始

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

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

及螫賊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螫蟻一名短狐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

諄刑愼罰明察單辭

單辭猶偏辭也

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